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紀聞　卷一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繼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讀易紀聞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讀易紀聞六卷明張獻翼撰獻翼字幼于崑山人後更名敉此其早年讀書上方山中所著也獻翼放誕不羈言行詭異卒以沈湎野宿遇盜隕身其人殆有狂易之疾而其說易乃平正通達篤實不支祧莊老之

元虛闡程朱之義理凡吉凶悔吝進退存亡足為人事之鑒者多所發明得聖人示戒之旨揆諸素履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歟朱彝尊經義考載獻翼易注凡五種惟讀易韻考存其讀易約說三卷易襍說二卷讀易臆說二卷及此書六卷均注曰未見今蒐採遺編惟得讀易韻考及此書韻考紕漏殊甚如盲談黑白聾辨宮商已別為存目此書不載經

文但逐節拈說有如劄記之體其言足采固

不至以其人廢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讀易紀聞卷一

明 張獻翼 撰

乾

潛龍勿用則欲君子之難進履霜堅冰則防小人之易長勿者禁之之辭至者危之之辭既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地則皆然初九在下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

二居中君徳之章故曰見龍田者象聖人應世之跡爾
龍豈真在是哉三下卦之終故諸爻多於三言終夕亦
三象日之終也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夕者暮
夜宴安之時惕若戒懼之心見於容也初與二既皆稱
龍四雖不稱龍即上文知其為龍也猶大壯九三羝羊
觸藩九四不言羊知藩決不羸即羊也淵者龍之所安
也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在者位乎天位也
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況在天乎二居下體之中

本只是中然中則無不正矣蓋以九居二原非正也但純陽之爻與他卦不同故獨曰中正云他卦九三本義皆直用過剛字此因純乾之爻故謂之重剛以見其剛之不息云耳至若不中也居下之上也皆以九三所遭時位言若武王崩成王幼王室未安殷民未固正不中不好時節周公攝天子事非居下之上乎以其重剛不息故能終日乾乾夕惕若如此即思兼待旦之意九四之與九三位若同而異情若異而同九三居下之上而

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偪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乎三之惕也四爻為太子之位懦於躍則為漢之惠元躁於躍則為商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榮疆非以躍而咎也曰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命也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躍與否无咎與否皆所不能囿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居君位而又

上焉將何之乎此益戒舜以罔淫於樂禹戒舜以无若丹朱傲之時也若志與位俱亢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用者謀慮裁處以行之之謂九六天道用九用六人道易為人作故言用洪範九用亦此義乾見羣龍以知言坤利永貞以行言乾主知坤主行也六十四卦於此發其凡剛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

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皆訓取字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孔子雖是釋文王卦辭然多自發明已意如體德象變與才皆卦辭所未發者皆於彖傳釋之故卦之名義至彖傳為始備元為稟氣之始未可區別故總謂之萬亨則流動形見各有區別故特謂之品雲行雨施亨之見乎氣也品物流形亨之見乎形

也終謂下乾之終九三是也始謂上乾之始九四是也一乾方終一乾又始則生意於此續而不絕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說卦終萬物始萬物亦此意六位言六畫之定分六龍言六爻之變象六位乃諸爻之所同六龍則純乾之所獨聖人法乾道之終始而為六位之時成六位之時成即以寓乾道之終始乘龍御天則天道元亨利貞皆其所運用設施非專行其元亨而已萬國咸寧亦兼有始亨遂成之意

八卦之象廣矣聖人舉其大者天行以氣言主動地勢以形言主静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自强者體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象皆孔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與卦爻之詞絶不相關卦爻有吉有凶大象无有不吉其間一以字示用易之法言君子大人先王或言后言上見易非小人所得用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而不息之謂强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略也

小象於乾曰陽在下於坤曰隂始凝隂陽之稱始此以六十四卦隂陽之初爻即太極所生兩儀之一以為諸卦通例九二在下云德施普者如日方升雖未中央其光已无不被矣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二所謂大人者以德言非以位言也陽在下者陽氣潛伏而未出於地德施普者陽氣著見而普及於物二之施以德言五之造兼德與位言有其德无其位不敢作禮樂即所謂造也四爻辭但云或躍无咎夫子加進字以斷其疑盈謂極

陽不可久謂陰生以盈釋亢字不可久釋有悔字人知其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旡悔矣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首萬物也雖為首而實未甞為首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跡雖不為首心實為首可見老易公私之辨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陽德在下潛德非為我九二以陽德而出施普非兼愛九三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故反復於道而不敢離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故旋觀旡咎而後敢進五不以得位為樂而志在大有為

上以處高為悔而戒其不可久盖乾之德不可為首故也知乾德不可為首則惟六位所遭而處之焉往而不裕

君子體仁是以仁為體以仁為體則一以我體仁則二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世人多謂䟽通者能幹事不知䟽通者雖能取辦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惟貞固者為能幹事也元亨利貞釋彖分而二之一陰一陽之謂也文言分而四之四時五行之謂也君

子行此四德是一之也非二之也體仁則嘉會利物貞固一以貫之

釋文辭之文言惟乾坤二卦為詳至於餘卦見於繫辭傳者如鳴鶴在陰之類所釋者諸卦十八爻而已初九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實晦名不以實顯名内樂存故不有行於時必有行於己所謂遯世无悶樂則行之也外憂亡故不見知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无悶憂則違之也遯世无悶二句比不易乎世二句為深

一節樂則行之二句比遯世无悶二句又深一節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違者去而不以道徇人也潛見飛躍只是一體雖極於五而非有少加於初雖居於初而非有少詘於五然非有確乎不拔之潛必无聖作物覩之化

庸言宜无事於信矣而亦信焉庸行宜无事於謹矣而亦謹焉謹信如此宜无事於閑邪矣猶閑邪以存其誠恐其發於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既善於世

矣然猶不自以為善而或自伐也其所以庸信庸謹而閑邪存誠者猶欲然若不足也初之隱二之正中人所同有皆重在龍德上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誠然後我真與天地萬物同為一體然後為體元為窮理盡性至命為天德為龍德為君德然後先天不違後天奉時如此乎大人之學不可自小也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修則非

徒勤矣然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知之學就矣是以高而不泰卑而不戚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為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之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為重能知此幾則進退存亡皆先知之能終守此幾則進退

存亡皆不失其正此幾之所在天地造化之體用皆統焉大人之所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此知此幾耳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以下體言則三居上畫故曰上位以二體言則三在下卦故曰下位三四皆以進修言者重剛不中皆危疑之時也恒猶常也以上進為常則其志邪以下退為常則其德孤九五只是釋利見二字蓋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已釋於九二閑邪存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

者也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作物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故統乎萬類萬物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六龍之首故曰貴曰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純陽无陰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與我上九既已无民則喪亡至矣豈但有悔而已哉

聞之黄尚書樾明曰此三无字乃上九自无之也蓋既謂之貴自是居有位者但以其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

位故曰无位耳旣位之高自是統有民者但以其志滿不能巽志以體下民故曰无民耳旣謂之賢人在下位則自是為我輔者但以其志滿不能虛己以用賢人雖有位若无輔耳皆亢意也文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陽在下也陽以氣言下也以人言孔子釋潛曰隱曰下曰藏隨事制義无不可也象傳反復其道主在道理上說行事主在事任上說夫道不容違故終日乾乾以重復踐行乎斯道事不容諉故終

日乾乾以行吾當行之事要之行事者即其道行之於事也

天下文明以文明之運言之乾道乃革亦以天運言與時偕行須説得斟酌盖无時而不謹者君子守身之常因時而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為不知變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

進修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龍之在淵草潛而為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龍德宅天位則德不儉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儉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為首天之則也君不為首帝之則也故曰乃見天則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上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也文言釋六爻凡三節第一節似以

德言上爻又似說位第二節初似說位二似說時位三以上又似說用第三節却全似說時亦略有分別閒之孔頴達云潛龍勿用下也一節以人事明之陽氣潛藏一節以天道明之

釋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彖言元亨利貞屬之乾文言以屬之君子乾之德固在君子躬行中也彖傳言雲行雨施屬之乾文言以屬之聖人乾之功用在聖人發

用内也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大哉乾乎只是一箇乾只是一箇四德何處是剛健又何處是中正又何處是純粹精蓋乾德只是一樣但贊美之詞有不能一二字盡者故首以剛健贊之見其猶未足也更着中正字猶以中正未盡也更着純與粹字又更着精字反覆贊咏不能自已也非聖人知天地之化而與黙契无間亦說不到此剛健中正純粹精只在四德上

見剛言四德之運到此時便始亨到此時便遂成初不容阻撓健則年年此始亨遂成亘古亘今此始亨遂成不容停息者也中言元亨恰好這些氣候利貞恰好這些氣候此无太過彼无不及正則元亨行始亨事利貞行遂成事此无侵於彼彼不犯於此純是純一不雜如七分醖釀始物之氣却有三分陰柔不始之氣雜之便不純矣惟乾則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利之時純是一段利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无一毫

陰柔之氣雜乎其間焉粹是粹美无惡如元本冲和之氣始物矣若稍有一毫厲氣雜之便欠粹矣惟乾則元始之氣極其冲和休美至亨利貞皆極其冲和休美更无一毫邪惡之氣雜乎其間焉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又間之楊萬里氏曰曷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

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南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夷惠吾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中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

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寛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之功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

物皆病必寛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為一矣學以取善故衆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間之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然憂所當憂疑所當疑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上不在天者非居天子之位而攝天子之事為天下所疑忌者也下不在田者非居羣僚之位而總羣僚之上為天下所瞻仰者也

天地合德四句就大人二字極言之先天弗違以下就

利見二字極言之此大人以在天之大人言所謂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卽其上治之功如此先天後天内都包有了下面抽出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另有先天後天之功也一云存之為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為天道故曰後天非兩事也天不違固見天之從之奉天時亦見天與之應天地之德元盡之矣元氣之成象為日月元氣之運行為四時元氣之變化為鬼神元氣之虛靈在人者為心一也大人之合明合序合吉凶總

只是與天地合德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各有所司存如風雲雷雨社稷山川之類皆鬼神所在鬼神言其功用天地言其主宰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息无私之謂序禍福无私之謂吉凶九二大人於道不容不用力至此則以道為體无所容力矣

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爻窮上反下則退矣九變為六則亡矣无民无輔則喪矣潛之為言

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亢之為言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不至於亢也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无得喪矣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焉病之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知退者也聖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

坤

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不變莫牝馬若也馬象乾而坤言牝馬明其為乾之配元亨利牝馬之貞

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迷猶迷途得猶得路先迷後得主利是一意明於臣子之大義毋敢專制也得朋喪朋又是一意安於臣子之大分毋敢踰越也合之總是順於君父文王彖詞鮮有舉君子以歸責者惟坤則曰君子有攸往蓋道自乾而坤則屬之人矣屬之人故責之人者於是乎始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閒之淮海易談云先

則迷先乾也後則順後乾也失道失坤道也得常得坤常也喪朋先迷也得朋後順也利其後順之利吉其得常之吉

坤之辭言无疆者三无疆者天道也厚則可以合天道順則可以行天道貞則可以應天道觀此三言坤元之承天見矣乾言不息其至乆之德邪坤言无疆其至大之業邪坤未嘗不健但其健也以順為健然則无剛德者柔其所柔豈坤之柔无方德者静其所静豈坤之静

故君子法坤不當於柔靜而當於剛方能剛方然後有常然後化光然後時行故曰坤之用皆乾之用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為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為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中順二者文辭皆就見於外言象傳則以二者之見於外皆根於中而發至文言却以中在中順在外其立言不同中順二者非有二項道理所謂中者要即順之純粹

而精美耳如文王之徽柔懿恭柔與恭即此之順徽與懿即此之中故単言中即順之得其中単言順即以中道為順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氷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二爻之辭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姤之一陰即坤之初陰也馴謂習習而至

於盛習因循也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乾九四陽居隂坤六三隂居陽故皆曰或三多凶故於乾坤之第三爻辭又獨詳焉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夫子懼其人之守文而不達義又從而明之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

章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他處光大每以光為知大

為度此曰知光大皆以知言含章曰可貞可貞方能時

發未有不能含章而能守貞者未有不能守正而能時

發者譽者咎之招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

坤卦六爻初上二爻言陰道之消長中四爻言臣道之

顯晦初陰之微忌其長也上陰之極著其窮也二言其

德之盛五言其業之美乾者剛健中正之卦九五者剛

健中正之爻坤者柔順中正之卦六二者柔順中正之

文蓋惟其柔順中正故為直方且大惟其得坤道之純故不習无不利也含則有時而發括則无時而出矣乾皆取龍為象坤不一而足陽純而陰雜也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龍戰者可疑難辨之辭血玄黄者依然分定之義謂戰似兩龍視其血則一非龍也趙高簒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簒漢漢微而莽亦敗以坤馬之僭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野謂進至於外取陰勢泛漫散溢无復限制之意黄裳乃

黄的裳即其裳乃黄色也中順乃中的順即其順皆中道也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妄也有位斯有爻位止於六爻有七乎用九用六不特乾坤之變化學者氣質之變化亦以之氣質偏於剛以柔變化之用九之義偏於柔以剛變化之用六之義乾極於九則亢而有悔坤極於六則戰而必傷天地尚不可過而况於人乎

文言釋履霜因言積不善以積善配釋括囊因言賢人隱以草木蕃配配則相形而其理自别此文言所以為

文之格也積善餘慶之慶即乃終有慶之慶子安於正以從父臣安於正以從君不安於正不能有慶不早辨他直到不可反方却辨剗地激成事來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弑逆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傳曰有无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己在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辨察也察之早勿使之漸則國之禍不作矣

敬即義之在内者義即敬之在外者有言敬不必言義者如修己以敬有言義不必言敬者如集義所生敬義是一事内外是一道體用合而德不偏故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立謂並立不孤謂不偏偏於内只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偏於外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乾九三言誠坤六三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别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别易卦惟乾坤

兩卦論學最多乾坤兩卦論學惟九二六二最精天地之間萬物燦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則曰陰雖有美五則曰美在其中然三方進而位不中故雖有美而尚含之五正位而居體故美在其中而發於事業初六首言人之善不善未斷之曰盖言慎也六四首言天地之交不交未斷之曰盖言謹也初當謹審毋縱夫微陰之長四當謹審毋銜於重陰之時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

蓋直内方外之君子即黄中通理之君子也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藴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成功者驕也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變化即董仲舒所謂聖人在上陰陽調風雨時者也如洪範所謂恒即非變化矣閉即所謂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之謂也或恒於陽而不交於陰或恒於陰而不交於陽比龔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蔡邕所以失節於卓之官也

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上六當與六三並看故皆揭以陰之一字三曰陰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則與陽均敵而无小大之差矣在君父則宜早辨也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没其僭也不没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也

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

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辭曰勿用有攸往戒於遽也詩稱武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夫商末周初正屯之日也而武王云爾謂非戒於遽者哉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為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

彖言世變之屯象則自言人道之常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亦有艱難之象焉經以象雷之振綸以象雲之合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衛君待子而為政必先正名此便是經綸處

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為冦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則有譽命屯如以時言塞而未遽通也邅如以遇屯之

時言回而未遽進也屯者隂陽之始交二與四隂居隂初與五陽居陽二應五四應初故皆曰婚媾取隂陽之始交也屯四隂交二四上皆言乘馬三獨言卽鹿者才位皆柔不能進者故有乘馬班如之象爻柔位剛躁於進者故有卽鹿无虞之象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决也凡飛走可擒獲者皆謂之禽周禮云羔豚犢麋雉雁謂之六禽六爻惟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才也如時之屯也屯其膏

五自屯之也文言班如者三二班如待五應也四班如待初應也上班如獨无所待進又无所之憂懼而已利建侯凡卦爻辭重見者茍有其義則不别辭不必皆有象也女子之云乃是假象古人詩賦凡意闗君臣往往托為夫婦之辭正猶此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小貞者且即近事以漸料理使各得其正也此於見在分位力量猶可為也故吉大貞者遽於大事一舉匡釐欲盡反於正也

此以時勢度之未可便有所為也故凶坎體象水故取膏澤之義何可長詩人苕華之比身際衰周如苕附物雖榮不久聖人取其早辨録居小雅之末若趙良對商君有朝露之比張彖論楊國忠有氷山之比

蒙

屯者物之初非物之戹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稱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果昧也奚亨焉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

然後教者之言入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詘未達而求達者一問荅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荅而加少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從草作蒙乃草長掩物也小篆從豕亦无知意會意凡為蒙覆之意又借為相承之義初筮告瀆則不告者何以言其不告也誠意專一而筮則神之告之卦辭文辭應合所問如占婚姻與之咸恒曰納婦吉曰勿用取女

曰歸妹征凶占征伐曰利用侵伐曰在師中吉曰不利行師曰勿用師占田獵曰田獲三狐曰田獲三品曰即鹿无虞曰田无禽若此者皆所謂告也若夫卦辭爻辭不應所占之事此則誠意不至所謂不告也瀆之為言褻也再三問者褻也再三告者亦褻也童蒙求我猶是執贄摳衣來及門耳至於初筮方是考德問業有所叩請若又再三筮則是以初所值者為未足憑而有疑二之心矣初筮告者當其可之謂時瀆則不告者不凌節

而施之謂遯初與再三就蒙者之疑與不疑說不就蒙者問我之多寡說

泉方出山而未達如人方在穉而莫適也初出之泉潛伏未見亡所汚滑未發之蒙蘊蓄在内亡所誘化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泉不可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可測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伊尹作三風十愆曰具訓於蒙士夫訓蒙一語肇於尹而發蒙等語績於周發蒙者貴有包蒙之量包蒙者貴

有發蒙之政瀆蒙則失言擊蒙則失蒙小象於屯之初九隂陽以貴賤別於蒙之六四隂陽以虛實分包蒙包上下四隂也納婦納六五一隂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隂有蒙象隂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剛柔有上下之分故屯二之於初惡其乘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於五喜其接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上下四隂爻皆因二以起義五

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陽明陰暗上明下暗以陰居下是兩重暗故曰蒙之甚在發蒙非實有桎梏取其拘禁過甚之意耳婦羣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學者才識有高下入道有難易故包之婦謂柔順者納之如孔子取狷者童受聖教如子事父也一爻而三善具矣見謂所見在於此也金夫多金之夫所謂蒙者動以利則身非其

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陳相下喬而入幽公孫曲學以阿世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可用乎是有教无類之中又得取善去惡之道窒於通之謂困啚於復之謂吝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柬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學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聦明睿知守之以愚高宗自以其德弗類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訪於箕子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蒙至於擊則

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盖包者容其發之所不廸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以至於擊教之誠有如王制所云不變者斯擊之矣讀易之屯知君道讀易之蒙知師道有天地則有君師此屯蒙所以次乾坤也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文辭曰子克家以九二之才言象傳曰剛柔接以九二之得伸其才言彖傳志應象傳剛柔接都重在五之應二三以啓蒙為時用女子

只是假彖象傳之意言勿用取女者以此女行不慎故

勿用取夫子據象為傳而蒙意自見於言表

需

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

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

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雖大川亦可

涉而利也凡乾在下者必當下復今欲上復前遇坎險

未可直進宜需待之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初二三

四上是也有為人所需者五是也凡五皆天位也不足言特於需發其義乾在坎下為需剛健而不陷故利涉大川乾在坎上為訟健无所施故不利涉大川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徯雨蘊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待時者夫何為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顔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遊宴東山之時也雲上于天之需自是人需之大抵飲食只謂日用飲食以見其如常耳宴樂即其飲食如常處見其宴閒安樂也要

知此飲食與九五需于酒食不同九五酒食假象也大象无假象之例故此飲食宴樂實謂飲食如常宴閑安樂也惟有德之君子能之不然含哺之民皆顏酒荒之士皆謝矣

國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以象初皆取其遠同人于門于宗而後于郊近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初最遠坎利用恒乃无咎九二漸近坎小有言矣終吉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

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寛而得中故雖近險不害其為吉
近則有言迫則致寇其勢然也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
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需與漸皆取有所
待而進之義需内卦於郊於沙於泥由平原而水際水
際非人所安也漸内卦於干於磐於陸由水際而平原
平原非漸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需之三遇坎而曰
致寇至漸之三互坎而曰禦寇禦寇者艮剛而能止致
寇者乾剛而不中也致之為言罪在三矣問敬慎之别

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任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顛躓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需于郊者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焉以剛而能守也需于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安也而安焉以柔而不競也九三為內卦之上而敬慎不敗上六為外卦之上而敬之終吉內外三爻之需一於敬矣自陽呼陰曰冦自陰稱陽曰客四外卦之初

出尚有可之之所上外卦之終出无可之矣故入而藏出逃其巢穴所以避陽而去入伏其巢穴所以避陽而來上不言需者時既終无復有需矣需初九九五之吉固不待言至餘四爻雖時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或問剛者能需六四是柔何以亦能需曰六四柔而得正者也剛之能需猶乾之健而知險柔而得正者之能需猶坤

之順而知阻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或者疑六四既于血矣又何需之有不知六四若不是能需則便死了又安能出自穴大抵凡人落在難中若能韜晦寧耐亦自有可出之時豈謂一傷便无生望上六原只是敬而順之殊非因不能禦而後順也初之恒二之衍三之敬四之順五之貞六之敬此六者所以需也

訟

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訟者爭之尤也中者不偏於己无過於爭也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芮之相遜是也終凶雍之納賂而蔽罪邢侯是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名卦之義自卦德上剛下險險而健取乃不好底訟文王繫辭又就卦體卦變卦象取出來垂戒於人以見訟非好事不可徒以上剛下險險而

健兩相角持而輙爭辨須是不得已乃訟而訟又得中可也大川乃險陷深昧不測之所在人事則刑法深昧乃不可知之地也卦辭有孚窒是提一頭中也終也見大人涉大川俱為有孚窒者示戒

剛自上而反下為來柔自下而升上為往為進剛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於此書呂刑云咸庶中正則中正者聽訟之道也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故其訟之理決鼠牙雀角之誠偽必欲見召伯故其訟

之理明為聽訟之大人者不尚中正可乎天上水下勢自不接而違訟之象也人之情不相合則睽訟之由也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故君子法之作事謀始期不至於相違而已凡事有始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爻上自五君位外上不足言初三四吉二僅无眚者以犯分於先不克而後逋竄非本无訟上之心也二爻上

兩句皆是爻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之上六象傳句法初三兩柔爻皆係以終吉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坤六三雖无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王事即訟事无成即彖之訟不可成食舊德與位乎天德語同食必稱德而食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爲敵者强弱不同皆曰不克者盖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四

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卽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否九四有命指氣言此有命指理言皆上乾故皆曰命歸者反而安其分之小渝者變而安於理之正在下皆无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初六上九不能无訟明矣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要其終也初不永所事三守舊居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三褫首尾皆不可成之意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謂之所事則亦訟乎公庭矣曰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辯明

而吉方是事結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逋者避爲

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强大是猶敵也能

无眚乎焦裘詩云舍命不渝大雅詩云敬天之渝皆訓

變訟非善事四捨其不善以復於善蓋无訟才而有訟

心亦非也五凡有爭而見窒者皆來訟之非无理而訟

也易中以中正之類須是隨卦體認如此中正本義訓

之云聽不偏斷合理學者得是法焉可以說易矣象傳

亦不足敬姑朮及其三褫只據終訟得勝而論之亦猶

益上九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故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

師

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若黄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翦馬援王元謨則年馬而已矣然則用將必年則周瑜謝玄可廢歟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國之司命

必曰丈人謹之至也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知師貴正則看武經七書有所取裁知師貴丈人則看百將傳有所權度

衆正可王賛六五剛中而應賛九二行險而順賛兩體剛中而應彖傳凡五見或五應二或二應五師獨曰剛中謂二應謂六五應之以在師之時五之信任乎二尤不可不專也毒字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

用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之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武王高帝特因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

地中之濕者皆水田中之耕者皆兵水行乎地兵隱於農故取為象容民畜衆皆在无事之時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

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故不言吉出

而失律凶立見矣爻言王命彖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須知錫命又是寵任後屢致優典訟多私忿故上九訟勝而以三褫示其辱師多公義故九二師吉而以三錫彰其榮三為將者也師或輿尸不忍必言之五任將者也直書曰弟子輿尸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如此禹之征苗啓之伐有扈胤之征羲和伐有罪必執言不但鳴條以後也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是丈人意弟子輿尸乃假設之

辭與家人嗃嗃繼以婦子嘻嘻同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一使字繫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懐邦亂邦大人小人之所以分弟子輿尸戒於師始小人勿用戒於師終始旡弟子則終旡小人間一有之或賞而不封或封而不任不任亦不用也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初六

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為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愽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患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畧初師

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自卦辭至四之无咎皆恐懼重民之意

比

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

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比之於人大矣故必盥而從事古人祭必盥尸冠必盥賔況比乎何莫不盥而獨言於比與蒙蒙言初尚誠也比言原尚豫也九五陽剛是天德中正卽是天德之運為王道處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必如初之勤而常自審察也後是不來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

養老馬援舍隴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
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酈生說田横以天下後服者先
亡故曰後夫凶上下指五隂其在人事猶云羣后百姓
耳上下是已比者不寧是未比者
地上有水非澤所鍾散而會川各有所比公侯伯子男
封疆有限建之也朝聘往來恩禮无間親之也萬國猶
地也諸侯之得國猶水之居地也唐虞萬國周止千八
百國者衆建而少其力也衆建則多助少其力則易制

不曰萬國建后諸侯親王而曰王建萬國親諸侯盖上之親下甚於下之親上禹貢既分天下為九州又分為五服分州為貢賦設建服為諸侯朝見設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為經分服以為緯每州為二百一十國有方伯連帥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也則不論州而論服若各隨道里遠近為踈數之限因四方而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之紛錯所以相持而法難壞夏五服周六服周官九服形弓雖列於一什之首其實為蓼蕭湛露

之次天子於諸侯以朝會則歌蓼蕭以宴私則歌湛露以賞功則歌彤弓易言有孚者二十一有言信其如此者有言有孚誠者五為比主六二自内卦比之六四自外卦比之師比之五俱取禽象師之曰有禽害物之禽比之前禽背己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使邑人不諭上意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師之使不當誰使之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卦言其才則夫當順從而不可後

文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也缶質器盈缶內充實而外无文誠之至也故餘耳之光初隙末則如勿光周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婁同楫罔不涉與師冕同轍罔不蹶仲尼蘭鮑荀卿蓬麻皆戒於親非其人也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筴謀昭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至故為天子之畋不誡人而人自親

故為王者之比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聞之者怨奚後則不令而㨗於令有身无首有衆无主之象所謂比之言天下之民所比輔也无首言无君也比之自内如舜因堯之求而起自歴山以相堯伊尹因湯之聘而起自莘野以相湯傅説因高宗之求而起自巖穴以相高宗其身不出待聘者也外則其身出而杖策來從也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周官詳矣以法從事而不必於

得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仁不期誠於居邑上之使之只是三驅失前禽之意有以化之耳非別有所以使之顯其比周而不比矣不顯其比比而不周矣

小畜

雲之為物散則𩂯密則雨今密而不雨自西故也雲自西則曷為不雨乾西北巽東南故也雲興乎西而風起乎東霍然散矣何雨之望大抵風從雲則陰陽和而雨

雲避風則陰陽戾而暌韓退之訟風伯曰雲屏屏兮吹使漓之盖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乃陽倡而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乃陰倡而陽不和故无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塲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只空黑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雹亦然小人雖以陰道柔術思欲係畜君子而君子為其所欺亦牽係之然未翕合附協而與之和譬則陰氣雖密而陽不與和猶未成雨如此則是為小人者徒自勞其思慮自

用其謀術耳所謂畜未極施未行正卦中所藴小畜道理凡占得此者當毋為小人所絷畜使小人得行其施可也畜係畜也言要結而制畜之也此小人用卑遜謙柔之術以要結衆君子欲將大家都牽係定了方制縛之而猶未能係得定制得倒者也故謂能係而不能固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文王當紂之時左右憸人終不能自止其進以此知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

之意謂一隂畜乎五陽隂有所不及不能成雨周公之意謂四隂過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隂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

健者持守堅定終不為小人所誘巽者識見精審竟不為小人所欺剛指二五則九五亦作君子看乃君子之領袖者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隂不能固止之施未行隂也言隂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曰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二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隂雖得位而施未

可行尚往也在人事是小人雖用隂謀詭術係畜君子而其積累未必係畜未極君子猶自上行未與小人和也施未行也在人事是小人之畜未極而君子猶自上行則其謀雖用而未效術雖勞而未售是小人之施未行也

文德者德之見乎外著於容貌動靜顔色詞氣之間如天氣之下著也懿者遠暴慢去鄙悖必使極其懿美如風行天上盡畜止其痕翳而天氣極其清明也此君子

亦是厚積遠施者但因小畜之象而尋出所以則其象者耳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君子順德積小高大總大畜内事也

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與卦不可一例觀在下而畜於隂勢也其不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復待於牽已不如初復之為易然牽而能復亦不為失也輻車轑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説若輹則有説時

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孚九三反目稱妻

言相敵也上九既雨稱婦言相順也輿說輻陽畜於陰

而不得進也夫妻反目陽不平其畜而與之爭也卦辭

言不雨未成畜也上九言既雨畜道成矣卦爻互辭以

見意如履卦不咥人亨爻言咥人凶夫妻反目罪夫也

斥陽而使之就中婦貞厲罪婦也斥陰而使之損過三

剛不中而夫妻反目五剛得中而富以其鄰此卦六爻

自五陽為一陰所畜而言則五陽為君子六四一陰為

小人自四五畜下三爻而言則又以下三爻為强梁跋扈者流矣巽體三爻同力畜乾此乾字如唐諸藩鎮之類九五如唐憲宗四上二爻如裴度杜黄裳諸臣以此而畜衆陽斯皆在其所畜之中矣爻辭二句本相承説象傳挈而明之正以見有孚尤為本也爻辭尚德載主在君子尊尚其德者布滿也象德積載只主在小人身上說言其陰德要結人心已積累至於布滿也

履

卦體以兌遇乾兌柔固主在柔善說乾剛非偏指剛惡言卦名且據履字為義猶未致重危機之意危機之意至文王虎尾之云方說出履同人艮中孚皆以卦名入彖辭省文也釋在其中矣履一陰居下卦之上夬一陰居上卦之上爻象相類故五亦稱夬履者禮也又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之謂也行天下而不禦者莫若禮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故天下之剛暴莫慘乎爭心而虎為下禮一行馬慢斯恭悖斯順爭斯遜矣若蹈虎尾而亦

不噬人矣豈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禮乎

或問柔剛說乾四字何別曰柔剛且以各人本等性質言說乾則二人之所以相與者也柔履剛且據履字立意且虛言躡其後而進剛中正一條與上文釋卦辭无干卦中具有這段履底大義理故復舉而明之本義所謂又以卦體明之者乃明履之道非明亨之義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今辨上下定民志不言於上天下水之訟上天下地之否必言

於上天下澤之履何也曰上天下地其分自遼絶又何必辨上天下水其行自相違亦不必辨惟上天下澤則有不可不辨者蓋澤以漫漶遠望則與天相連不知孰為天孰為澤所以觀此象以辨之澤如湖海之類聖人於疑似之間必致意焉故不曰天下有澤不曰澤在天下必曰上天下澤所以嚴大分也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紾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齒路馬而民猶有犯屬車之塵故

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所謂以諸侯而請隧與繁纓者无有矣以大夫而僭八佾以市井而僭稱公者无有矣如後世之庶人帝服娼優后飾者益无有矣繫辭以易之興為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辭危履虎尾危之至矣而紂卒不能傷文王故履為九卦憂患之首

初九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於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歟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

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哉旡其素而欲行欺也不於其志而於其身汙也故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顔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呂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為素履幽不是幽隱即是九二之履道坦坦是乃幽静玄澹之人恬旡嗜欲者然也明非多慾之人所能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糗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黄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張良近之矣行不中則跛歸妹初九但

曰跛不中也視不正則眇歸妹九二但曰眇不正也履六三一爻並書之者惡三不中且不正也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猶武人而自以為能有為於天下位不當只是履乾蓋其所值之方非六三所利者也六三言虎尾以乾為虎九四言虎尾以君為虎彖言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二之坦則正而吉喜之

也五之夬雖正而危戒之也故去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棄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戒矣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但小畜之終專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履之終統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

起頭處大有慶方是實說福初上履之終始也初言往上言旋彖與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與六三以一爻言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决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泰

否泰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内外釋往來之義隂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大小之

義信而任之則為内踈而逺之則為外内陽而外隂應天地交來内健而外順應上下交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又專就君子小人為言葢小往大來本㫖否泰二卦彖傳合名辭而釋之不分釋卦名釋卦辭者葢内陽外隂内健外順内君子外小人固小往大來之義亦正所以為泰也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固泰之義亦正所以致小往大來義本相貫故彖傳合而釋之隂陽以氣言陽者天地之生氣隂

者天地之殺氣也時則造化生生之仁布德和令而主歲功其摧折剝落之威固置諸空虛不用之處矣健順以德言夫健君德也順臣德也内健言内當為主者方剛毅果斷无少委靡之意外順言外當聽令者方恭謹忠順无敢凌犯之意君子者得陰陽正氣以生其令德足以為治者小人者得陰陽邪氣以生其凶德足以為亂者内君子外小人不是君子皆在朝小人皆在野内只是為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君子小人以人言道

長道消以道言謂之外則猶有在位者但疎遠而不當事任耳謂之消則全滅息絶不行矣桑扈鴛鴦二詩天子諸侯同心一體以君子互稱則名勢相忘以福禄互禱則富貴相濟所以上下交而為泰

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於旒纊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為道乎如堯典之歴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歳禹貢之别九州則三

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之法左右卽輔翼匡直之謂與益稷左右有民之左右同在天地則裁成之以制其過輔相之以補其不及在斯民則左右之以救其偏无非皆欲其中也

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為類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鄰小人與小人為類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茅茹茅之根也彙類也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堯舉一舜乃

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備不以近忘遠不以羣間孤易曰用馮河詩曰不敢馮河何易之所取而詩之所戒耶徒勇於馮河者亡象勇於馮河者昌易詩之教互發而不相戾也彙征於初九則君子之黨盛朋亡於九二則小人之黨絕舉元凱誅四凶並行不悖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

也已有復之幾况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泰之時有何艱而言艱惟后克艱然後安厥后惟臣克艱然後安厥臣陽自上而下曰復小往大來也陰自上而下亦曰復大往小來也故曰无往不復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陽之進曰拔

茅以自下而上升之難隂之返曰翩翩以自上而下復之易君子所當戒不待言矣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决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傅隕而恭顯薦貢禹王章誅而欽永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九三之時猶可為也六四之時不可為也商之君以天干甲乙丙丁為次帝乙乃制王姬下嫁之禮者握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

泰泰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圮復反於隍也城復於隍豈徒取象哉否泰相仍陵谷相變亦道其實耳

否

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文王就卦名為辭言時至於否匪人道矣所謂朝廷非朝廷世界非世界泰亡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替於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始皇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泰曰健順否曰柔剛者盖健順都是好字惟泰

之時說得若否之時固即泰之反然曰内順外健則於孚義不通矣故此曰柔剛言内當為主者反柔懦不振而外當順從者反强梁方盛盖君弱臣强之時也伏羲名卦以乾上為君不下交坤下為臣不上交夫子發卦之藴則又以内外貞悔為主賔故内坤為内柔而朝廷根本之地方懦弱之象外乾為外剛而羣臣諸侯方强盛之象主德不斷亦隂柔也女謁通行亦隂柔也近習用事亦隂柔也

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禄不與利交也此君子體天地不交之象不可榮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世固有假避禍之名以保榮禄者故必兼言之儉德坤之嗇也不可禄天之高也閻之漢玄儒婁先生碑云安貞守賤不可榮以禄蓋否而榮以禄邦无道而富貴也夬而不施禄去小人以為已利也泰之象言后道在上也否之象言君子道在下也時乎否也君子在下泰之時裁成輔相君子與有力焉今也不然是謂儉德嗇

聞蘇子瞻云漸喜不為人所識意近之矣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

彖言不利君子貞初乃言貞吉亨何也彖指在位君子顯而未退者爻指在野君子隱而不出者泰之初九君子難進故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進而為邪故戒之以貞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泰之志在外而否之志在君也一曰志在外一曰志在君語意相符

不以治亂邪正為别者以否與泰並論則无不可為之時以君子小人並論則无不可化之人易雖不為小人謀而不能使小人之不占故開之以包承君子之路泰初九志在外本有是志也此志在君因貞吉乃能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包羞而未發倘其自以為可羞則亦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故不言凶咎人无有不善所以包畜邪濫至可羞恥者豈其本心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往不復之義泰變為否易

故於内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不可榮以禄為不在位者説若四之志行以居近君之位而任濟否之責者二五皆以大人言不能處否而亨其能休天下之否乎有命將濟之時休否可濟之時傾則否於此盡矣喜字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古字儔與疇通洪範九疇之疇亦訓類離附麗也祉禄也否之九四其與泰之六四對乎六四以其鄰九四疇離祉夫以一陰字盡陰類而斥惡也周以一疇字該陽類而賞善也

偏九五大君能用九四故曰休否復二下仁亦曰休復
泰之三泰已改否之上否方傾深九仞而廢井遭一折
而覆車初六小人之媒許史是已六二小人之魁石顯
是已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已小人鋭於初壯於
二窮於三羣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
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埶安得不窮然君子見幾於未窮
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
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

亭之鶴而後已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涼得否九五上九之義矣其亡者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為吉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故聖人願治之心愈切而思亂之心愈危光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為遠審黄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可恃乎

讀易紀聞卷一